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野叟曝言  
第四十一回 任小姐單填絕命詞 水夫人雙種連城玉

未能趕進穿堂，迎著鸞吹報導：「小姐恭喜，姑爺中了解元了！」羞得鸞吹滿面通紅，往後倒縮，朝著屏門站立，不敢則聲。素娥笑逐顏開，迎上一步問道：「可是報人在外，果真第一名解元麼？」未能道：「小的喜極了，沒有轉彎，報人還在姑爺家中沒來哩。有紅貼在此，任老爺差內使鄭升送來的。二小姐請看，怎麼不是第一名解元？」素娥接看大喜，吩咐：「快備酒飯，你就陪著鄭升，勸他一杯，著實致謝任老爺，再賞他四兩銀子。你們到廚下去料理，還擠在這裡則甚！」未能答應而去。這些丫鬟僕婦自往廚下去了。素娥攬撥鸞吹回房，然後萬福叫喜。鸞吹兀是害羞，抬頭不起。素娥一面吩咐廚下多備酒飯，等待報人；一面進裡間去，開箱揭匱，拿取銀線綉疋。鸞吹見桌上現放著那紅帖兒，便悄悄地揭開一看，只見上面寫著：「戊子科鄉試第一名解元東方旭，係豐城縣學廩膳生，習禮記。」

鸞吹心中暗喜。不提防洪儒直跑進房，口裡亂嚷：「姐姐，姐夫恭喜！」嚇得鸞吹放手不迭，三兩步的走入幔中，聲也不回，嗽也不敢咳一個兒。洪儒道：「兄弟去道喜了，可有甚說話吩咐？」鸞吹那敢做聲，素娥忙出來答應道：「你到廳上去，怕報子就來，打發過了，再去道喜罷。」洪儒道：「二姐姐又來難我了，我那裡在行呢！」素娥道：「自有未能料理，花紅犒賞我自發出來，你只陪待就是了。」洪儒歡喜出去。報人已擠滿一廳，高高貼起大紅全幅紅緞報條，寫著：貴府賢坦老爺東方旭中式戊子科第一名解元字樣。未能聽著素娥指示，料理得井井有條。打發報人出去後，即跟著洪儒去道喜，並附信西莊。

次日，族親俱來叫喜，水夫人吩咐古心亦來稱賀。阮氏、田氏叫文虛領著冰弦，任夫人又差晴霞，都來道鸞吹之喜。鸞吹竟閉上床前紗窗，整整的睡了一日。冰弦、晴霞只向床邊叫喜，不得見面。都是素娥主持，留待酒飯，賞資物件，作謝過去。次日，備了酒筵，在未公靈前告喜，要鸞吹去一拜。鸞吹不肯出去，想著未公若在，不知如何歡喜？一陣心酸，不覺涕淚交下，竟要哭出聲來。素娥著急，再三勸住，自與洪儒去祭告。祭畢，請享祭餘，鸞吹抵死不肯起來，素娥只得攜了酒菜，上床相勸。鸞吹無奈，揩乾了眼淚，勉強吃了兩小杯酒，半碗飯。素娥道：「姐姐昨日竟沒吃飯，須要多吃一碗。」又苦苦的勸了半碗。生素道：「姑爺中了，小姐心裡該喜歡，酒飯要多吃些，怎這樣害怕？去年四房大小姐，不是胡姑爺入了學，小姐叫生素去道喜來？大小姐對著生素，啞啞的只管笑，嘴都合不攏來。後來到廳上去看報條，還念與二小姐們聽，說說笑笑，好不快活哩！」素娥正合著一口飯，幾乎直噴出來，笑道：「不許說！快去拿茶來，大小姐吃罷。」

閒話休提。自此忙忙碌碌。過了兩日，那知素娥發寒發熱，生起病來。縣中來請，鸞吹料理醫藥，未得空閒。等得素娥病好，鸞吹又害勞發，到得十月盡邊，才得起床。急急的同著素娥先到西莊，去見水夫人，謝了阮氏、田氏。田氏正在腹中疼痛，恐要分娩，請素娥診脈。素娥說是轉胎，須理一理氣，和一和血，便無難產之病。水夫人留住兩人，用了四帖藥，才放回家。

即日進縣，任夫人與素文小姐，接至湘靈房中，揭帳看時，兩人猛吃一驚，眼中珠淚，不繇不直掛下來。湘靈勉強把身子挪動，向兩人流淚道：「二位姐姐，盼得妹子好苦也！」鸞吹、素娥十分難過，把連次患病之事說知。湘靈點點頭，歎一口氣道：我們這樣好姊妹，便多聚幾年也好，天吶，怎教人分手如此之速！」任夫人道：「自那一日錯聞凶信，病勢陡重，淹纏至今，竟把一身大肉都落完了！」因揭開被來，露出一隻枯木般的纖臂道：「兩位小姐，你看，瘦得可憐不可憐？」鸞吹、素娥看著，心疼不已。任夫人請素娥診脈，素娥靜坐調息，細將六脈診視。素文挨著鸞吹香肩，悄悄的說：「姐夫中了解元了。姐姐前日的酒令，好不准也？」鸞吹臉上泛起一片紅霞，低著頭，只做沒有聽見。任夫人瞅了素文一眼，才不敢再說了。素娥診完，說道：「大妹，你只吃虧這心頭氣不舒展，心病還將心藥醫，只須放下愁腸，這病就漸漸輕可；草藥內豈沒開鬱順氣之品，都是隔靴搔癢！你只依我說話，寬懷才好！」湘靈流淚道：「我也知病已犯實，無藥可治的了！只是掉不下父親、母親，死在九泉，息得瞑目？母親，你是明理之人，死者不可復生，再不要苦壞了身子，叫父親更靠何人！」說到那裡，心裡如刀絞一般一陣辣痛，便暈去了。慌得眾人喊叫不迭。湘靈醒來，看著任夫人，只是乾哭。夫人不忍，把頭別開，淚如泉湧。

素娥苦勸道：「你病都由愁鬱哀傷而起，只要放寬了心，便勝服仙丹靈藥！父母恩深，生死事大，你是聰明人，怎不明白？」湘靈滴淚道：「我豈不知，只是方寸已亂，不由繇子做主哩！」鸞吹道：「我們回家，也是九死一生，虧得迷中一悟，想文兄雖竄跡遐方，賜環有日，我等若先填溝壑，報德何時？從此著想，把無益之愁一齊收疊，便覺心中寬泰，神氣漸漸復原！妹子，你若依我之言，打疊去閒愁萬種，包管漸漸的好將起來，上可報親恩，下可酬私願！俗語道得好：『留得青山，怕沒柴燒。』此時生死關頭，賢妹急宜猛省！」任夫人道：「兩位姐姐之言，字字金玉！我兒，你以此提醒這心，包管你病勢日減！」湘靈含淚點頭，微微太息。任夫人出去，湘靈叫素文拿過一部詞集，在裡床拿過一本詩稿，拜匣內又檢出一幅花箋來，遞與鸞吹手中，說道：「妹子將死之人，顧不得羞恥，言盡於此矣！」鸞吹展開花箋，與素娥、素文同看，見連真帶草的寫著：

湘靈幼承母教，長讀父書；愛日如金，守身似玉。不幸災生倉卒，命在須臾；良醫施解網之仁，處女有裸裎之辱。先號後笑，幸得回生；定痛知哀，恥難苟免！深維斷臂之義，恐傷割股之心；誓守不字之貞，致有曲全之計。重以父母之命，將申媒妁之言；而乃李戴張冠，幾若子虛烏有；鴻迷雪影，何殊斷梗飄蓬。慘西市之臨刑，驚聞市虎；痛東荒之野鼠，愁聽荒雞。魂躡出於泥丸，息難歸於氣海；奄奄欲絕，冉冉將離。罔極未酬，死猶齎恨；同懷永訣，生定無緣。從此殘月曉風，但滴啼鵑之血；夕陽衰草，空招倩女之魂！夫復何言，竊猶有憾！十年心血，吟成照夜之詞；九曲情腸，賦就倚秋之句；裝潢未就，加點無人。伏冀呂言，轉祈椽筆；警其亥豕，付之棗梨。俾吹簫秦女，深憐翠黛多愁；記拍吳娘，太息紅顏薄命；當時嗟總帳之懸，沒世致瓣香之祝。則鼠肝蟲臂，猶切銜環；白骨青磷，還思結草；有如此日，敢在下風！鸞姊素姊兩同盟妝次。

愚妹任湘靈檢衽拜稿

鸞吹、素娥忍痛看完，又露出一幅短箋，楷書七律一首，其詩云：

雪天鴻去爪無痕，從此深閨靜掩門。

一鏡愁顏消白晝，幾聲長歎過黃昏。

夢於身後終難覺，冷到心頭孰可溫。

但聽三更啼杜宇，不須釀酒更招魂。

江陵女子任湘靈絕命辭，留奉有心人一覽。戊子孟冬望後一日，滴淚和墨，潦草成書。正月照東楹，漏下四鼓時也。

鸞吹、素娥看到傷心之處，那裡還顧得湘靈悲感，撲簌簌的只顧弔下淚來。素文也是垂淚不已。鸞吹將箋交付素娥，泣對湘靈道：「妹子寬心，病還要好起來，怎說出這盡頭話？倘有意外之事，你所言，我句句記得，轉達文兄，決不負托也！」素文含淚，溜出外間，略用了些飯。鸞吹因要解手，素文領向自己房中。跟來的丫鬟，被晴霞邀去吃飯。單剩素娥一人，坐在湘靈床沿，湘靈垂淚道：「妹子有一句話，只是說不出口來；二姐姐，你可憐見妹子死得不明不白，容妹子說了罷。」素娥道：「呵呀，你說甚話來」你有話，只顧說，兀的不教我心疼死也！」湘靈道：「左右沒人在此，妹子是將死之人了！妹子與文……」湘靈說到那裡，只縮住了口，頓了一頓，說道：「雖是媒妁未通，然已親承父母之命；妹子此身，已有所屬。姐姐若能見憐，怎樣著落妹子死後魂靈，不至東■西蕩？《左傳》說：『鬼猶求食！』可憐妹子是個無祀孤魂了呢！」說到那裡，湘靈心頭一股冷氣，直寒起來。素娥打動愁腸，淚如泉湧，說道：「妹子，你不要說了！但恐愚姊命薄，你之前車，即我之後轍耳！我從前病中，也作此想，求過他來，曾許我立嗣承祀。妹子，你真個有些三長兩短，方才這話總在我身上！田氏大娘合璇姑姐姐，都是情重之人，決不使你做若敖之鬼便了！」湘靈回過氣來，說道：「若得如此，死亦瞑目矣！」湊著鸞吹等進來，便不言語。臨別時，鸞吹等難捨難分，連著兩

家丫鬟，都流淚不已。到了家中，鸞吹與素娥商議，要將湘靈病勢，稟知水夫人，先行定禮，衝一沖喜，這病還有救頭，前日母親雖怕洩漏，如今事已至急，只得再去哀求，想母親必不仍執前見。素娥道：「妹子正有此意，後日就是望日，我們朔日未到，這次斷不敢缺，乘便進言，務期必妥便了。」

鸞吹等到這日，天未明，就起來梳洗上轎，辰刻就到了西莊，進去見了水夫人、阮氏。只見冰弦走來，向水夫人耳邊說了一句。水夫人看著素娥道：「二小姐來得正好，二媳今早忽然腹痛，這會更覺緊些；可替他一診，看是弄胎還是臨產？」素娥領命進房，診畢出稟說：「脈已離經，期甚近矣；可用一服回生丹，燒些益母草湯、人參湯伺候，今日夜裡便得喜信。胎氣尚旺，印堂明潤，唇紅音利，可保平安。」水夫人便留兩人過夜。兩人幫著料理襪襪、蓆草、湯藥、參苓諸事，忙忙碌碌，把湘靈之事竟未提起。到黃昏時分，痛陣來得緊了，鸞吹早已喚到收生。收生婦吩咐生起火盆，燒好熱水，諸色齊備，那痛陣便一陣緊似一陣，腰間就似打折的一般，眼內火都爆將出來。田氏因是頭生，十分害怕。水夫人道：「休得著慌，這是時候到了！」正在吩咐收生，伏侍坐草。忽聽莊外人聲鼎沸，大家驚異，未及查問。只聽房裡呱的一聲，收生婆口中連稱：「恭喜了，一位小相公！」素娥笑嘻嘻走出外房，向水夫人賀喜道：「太夫人萬福，娘娘上床平安，小舍人大耳豐頤，河目海口，真富貴之相也！」古心在外知道，自去焚香點燭，拜謝天地祖宗。素娥進房，料理產婦湯水。冰弦看著收生婆包紮孩子。水夫人問是甚時候，鸞吹道：「月正中天，寒冬夜長，是亥初時分了。」文虛便去埋胞，阮氏便督率文姬等整備酒飯，舉家忙亂歡喜，到五更方睡。

次日，鸞吹、素娥進來晨省，聽西邊房裡啼哭聲如洪鐘，驚異道：「怎初生孩子，有這等大聲？昨夜女孩兒們出去，丫鬟說：『臨產之時，莊屋上紅光罩滿，直透半空，各村誤認，都來救火。』此兒之貴，不比尋常！母親、二哥之福，真無量也！」水夫人道：「玉佳此時，不知竟作何狀？豺狼當道，刻刻危機，我躬不閱，遑恤我後耶？」鸞吹等觸起愁杯，咨嗟不已。正要說及湘靈之事，只見秋香飛報：「大相公書房中來了一個奇人，是望氣的，說我們莊上有祥瑞之氣，應在大相公身上；如今大相公留他吃飯哩。」水夫人笑道：「這是昨夜紅光惹出來的事了！九流之中，最多奸人依草附木，怎便與他認識起來？」秋香出去了一會，又來報說：「大相公領著那人，到屋後來聽小舍人的哭聲哩。」水夫人不悅道：「大郎怎這樣沒正經？初生孩子，領甚人聽甚哭聲？貴賤壽夭，定乎命，而根乎心，豈徒在聲音相貌間哉？」正待著人去喚古心，秋香道：「大相公來了，現在院子裡。」

水夫人帶怒走出中間來，卻見古心拿著一封書信，堆著一面笑容，說道：「母親，這是二弟的手稟，洪長卿寄來，現在外邊求見母親哩。」水夫人變怒為喜，忙拆開，看完，方知素臣救出鸞鵲、石氏，至保定得旨，觀水令其進京，以至直言致禍，謝紅豆諫救，免死安置，並東宮贈銀諸事。以手加額道：「原來東宮幼年，如此仁明，國本既定，杞人之憂可免矣！洪長卿與汝弟至交，且為此書，親身到此，我當見而謝之。」古心答應先出。水夫人將書遞與鸞吹等看過，素娥又拿進西間與田氏看了，無不歡喜稱慶。鸞吹因把湘靈病重，及與素娥商議，欲求水夫人定婚沖喜之事述了一遍，道：「長卿此來，必為任小姐作伐，萬望母親慨允！」水夫人點點頭，急換衣服，出至澹然堂軒後。長卿已站在中堂，鶴立多時。等得夫人轉出屏風，忙設交椅，以子姪之禮拜見後，即將懷恩之言細述一遍，道：「二兄此番出京，一路都有夫馬供應，不比尋常遷謫之人有風塵之苦、跋涉之艱，伯母可免憂慮！」水夫人道：「小人之情，百變未已；暗中之禍，片刻難防；與吾兒為難者，何等奸惡，敢比之尋常遷謫乎？昔裴度、武元衡身為宰相，扈從眾多，且在朝堂萬目之地，尚為奸人所傷；況吾兒以隻身遠投荒徼乎！但死生有命，同一賊也，元衡死，而裴度獨不死；夭壽不貳，修身以俟之，無畏首畏尾之理！老身聞信以後，並未下楚囚之淚，以非特無益，且失蒙難之義也，賢姪但請放心！」長卿聽罷，悄然如有所失。茶罷，復把自己到吳江遍訪，被捕役誣拿，縣官下毒，及餘夫人援救之事一一稟知。水夫人深致不安，又再三致謝他給假親來的盛意。因把督學反覆，自己避難之事也述了一遍。長卿心悅誠服，暗付：向來只知文伯母賢孝秉禮，原來見識超卓如此；且神清聲遠，真髮祥之原也！水夫人令古心陪坐，正待起身，長卿忙打恭告辭。水夫人駭然道：「賢姪與小兒至交，坐席未暖，何遽言去？」長卿愀然道：「小姪下榻任年伯處，年伯有一女，名喚湘靈，欲許字素兄為側室，因蹇修無人，倩姪執柯；本擬回京後，差人至遼，今幸伯母在此，當回稟說知，好擇吉來求。世妹患病至重，亟欲一安其心，故此告辭。」

水夫人道：「任小姐之事，老身備知；因未家兩位小姐，屢為撮合之故。今日又議及此事，欲老身做主，定婚沖喜，已允其請。但恐縣中人雜，或有漏泄，致啟事端；二則宦家之女，不宜屈為小星。老姪當為我熟計之。」長卿道：「古兄既改姓名，則縣中止知與孫姓聯姻。任年伯憐才重品，情願以女為素兄側室，古人如此者正多；況世妹守貞不字，故為此曲全之計。伯母既已深知，自應諒其苦衷，成全其事。」水夫人唯唯。

長卿告退，回至廟中，從人已等得不耐煩了；因長卿吩咐，不敢來催。今見回廟，便連催廟祝擺飯；長卿說已用過，轎夫便慌忙綽過轎來，眾人役簇擁起身，趕至縣中，恰好晚膳時候。任公見長卿滿面笑容，不暇寒溫，即問：「籤詩定佳？或已訪有蹤跡？」長卿唯唯，讓進書房，屏退從人，低低的說道：「老年伯恭喜，世妹姻事，已蒙文伯母面許，只須擇吉行定矣！」任公大喜道：「這話是真的麼？請道其詳。」長卿把前情後節約述一遍。喜得任公手舞足蹈，說道：「多謝老姪不盡了！」如飛跑進房中，悄悄述與夫人知道，並囑不可漏泄。吩咐家人，多拿幾盞酒，到書房中去。「夫人，你快去給女兒一個喜信，我出陪長卿，要痛飲一醉的了。」夫人三腳兩步，趕進湘靈房中，附耳低述一遍。湘靈小姐好生慚愧，心上感激長卿，卻怪著鸞吹、素娥二人，怎便瞞得鐵桶，不顧人死活！任夫人道：「文太夫人早知文郎必以直言賈禍，潛避至此，未小姐自應秘密；但見你恁般病勢，也該通個風兒，只叮囑我們謹慎就是了。」任夫人母女，自在房中議論。外面任公卻酒落快腸，與長卿細講一回西莊之事，說一回籤詩，議論一回廟祝，商量一回行定禮儀，直吃至四更方散。次日，任公請夫人擇定了十九日黃道吉日，叫素文折一頂頭巾，做一個裹肚、一雙紅鞋、一雙綾襪、一頂珠冠，叫成衣趕做大小衣袍，叫銀匠打造金手庚庚，叫買辦置買細緞、花果、靴帶、巾襪之類；一面敦請長卿到西莊去說媒。主意定了，任公出去通知長卿，夫人便到湘靈房中來。

湘靈穿好襯衣；靠坐在床，晴霞掬著一盆臉水，正走上去，夫人連忙喝住道：「兒呀！你怎這樣性急？再等兩日洗臉不遲！」湘靈道：「孩兒心裡要洗，不妨事。」夫人道：「斷使不得，替你揩擦一指擦罷。」湘靈沒奈何，細意揩擦，夫人忍出一身冷汗道：「你將就此罷，坐久了也要傷神，快睡下去。晴霞快取參湯來，給大小姐接一接力。」晴霞收了水盆，忙在銀鉢中倒出參湯，遞與湘靈吃了，伏伺睡好。夫人方始放心，喜孜孜的附著湘靈耳邊說道：「你父親擇了十九日，替你定禮，衝一沖喜，你這病就好起來。卻自要調養，休像方才這樣勞碌才好！」湘靈暈紅了兩頰，不敢答應，心裡卻自歡喜。丫鬟已把素文請來，夫人將十九受定，要他幫做鞋襪等事說知。素文歡喜道：「綢緞俱有現成的；但只該做鞋襪，怎要做起裹肚來？珠冠又是誰戴的？」夫人道：「鞋襪也不是受定用的，要做給小孩子穿的；我還未說明，就是前日十五日，田氏大娘生了兒子，我的主意，要做幾件出手之物送他。如今算來，今日已是三朝，趕不及了，率性到滿月送去罷。你只先趕著折一頂儒巾，打幾對果絡，釘年庚八字；靴帶鞋襪，俱到店中去買哩。」素文道：「文太夫人的鞋是要做的。」夫人道：「啊呀！這倒忘了！」急把任公請進說：「忘記一件最要緊的事，文太夫人及田氏大娘的鞋樣，要托長卿請來，好連夜趕做。」任公答應去了。任夫人道：「我們昨日還怪著未小姐，那知長卿說來，卻全虧他二人之力，長卿反是做的現成媒人。」湘靈點頭道：「孩兒便想他是情重之人，原來如此。」

夫人等自在衙中忙亂。長卿用過早膳，自到西莊向古心道知來意，並送上素臣所寄那封銀子。古心進內稟知，水夫人道：「日期侷促，任小姐又在病中，鞋樣不必，日後補做便了。你出去陪著，我有話要出來面說。」古心出去，水夫人到西間，與田氏商議道：「玉佳與未家二小姐成約在先，不便先定任家小姐，不如就這吉日，雙行了聘罷。」田氏道：「婆婆見得極是！但聘金從何出處？又不便向未家姑借，奈何？」水夫人道：「玉佳寄回五十金，長卿今日送來，就分作兩股；這是東宮所賜，物輕人重，不強似千金之聘麼？」田氏歡喜不盡。水夫人聽著床上哭聲，叫冰弦抱來一看，暗付：素娥之言不錯，果然是個貴相！因向田氏道：「天氣甚冷，不洗三罷，怕凍壞了孩子。」田氏應諾。外面文虛來稟，前面送洗三的席席果燭進內，水夫人吩咐收下。命紫函單請鸞吹說話，素娥要同進來，紫函含笑：「二小姐且慢，大小姐請就行罷。」素娥覺著有些緣故，便縮住了腳。鸞吹進來，水夫人致

謝過了，把雙定之事說知。鸞吹歡喜非常，即起身告辭，要趕回家中，接待長卿。水夫人就不留，鸞吹便轉告素娥，匆匆同回。

水夫人親見長卿，托為雙媒，要先定素娥，次定湘靈。長卿道：「任年伯現為此縣之主，未小姐在其治下；應否執謙，讓任宅先受定禮。」水夫人道：「婚姻大禮，未可論勢。未家二小姐出身雖微，然已與文子同升，便是廷尉之女；與小兒約言在先，且有生死患難之感；老身許婚，亦在任小姐之先；兼與任小姐姊妹稱呼已久；賢姪勿疑，即以此言達知任公可也。」長卿自愧失言，連連作揖遵命。水夫人吩咐古心陪待，起身入內。將洗三酒席，兼作待媒。長卿因已用飯，不能多飲，吃了五七杯，便要告辭。只見縣中家人鄴升，從外直奔進來，說：「老爺有要緊事，立等洪老爺去商議哩。」正是：

紅鸞宿照雙娥命，天喜星飛萬美魂。

總評：

即報喜一事出之他書，不過歡喜熱鬧而已；此則自未能迎報，鸞吹倒縮起，而素娥萬福叫喜，鸞吹抬頭不起，而悄悄地揭看紅帖，洪儒進房亂嚷，嚇壞鸞吹，而鸞吹不敢做聲，素娥忙出答應，而閉上紗窗，整睡一日，而靈前不肯出拜，而想著未公心酸淚下，而素娥攜酒菜相勸，鸞吹無奈勉飲，而生素嘈雜四房大小姐之事，而素娥含飯，幾乎噴出。委委折折，淋淋漓漓，遂成一段花嬌柳媚、燕乳鶯雛文字，使賢媛守禮，孝女思親，一片正情，流露滿紙。獅子搏兔，亦用全力，謳不信邪？

鳥之將死，其鳴也哀。湘靈一字一詩，哀極矣；未及私囑素娥，沉痛入骨也。人死則魂升魄降，廓然還之大虛耳；而欲區區留一詩名，立一嗣子，豈非大愚？然後言情，則為至情，以此成文，則為至文。

鬼猶求食，不肯為無祀孤魂。與素娥病中犯復，而一字絕不雷同；且即素娥目中點明，此之特犯之一法。

長卿所必欲親致書信者，欲述知懷恩之言。見道路太平、扈從絡繹，供應齊全，可安驅而至，無意外之虞，以大慰水夫人之心而解其悲痛耳。孰知水夫人因並未下楚囚之淚。至道路之危險，小人之機械，則已洞若觀火；引裴度、武元衡一事，更是安命；而生死不足以動之。安得不倘然如有所失耶？

湘靈初怪鸞吹、素娥，後乃明白。文固曲折可喜，庸手且以為故生枝節矣！不知鸞吹等若先通知湘靈，則無長卿求籤、望氣、聽讀、遇逸人、試英物許多妙事妙文；文字波瀾、樓閣、離合、頓挫之法，俱為贅物。既不通知，則必應招；湘靈之怪，既已招怪，則必應釋湘靈之疑。作者於長卿求見時，力允鸞吹、素娥之請，於「約述」二字內伏招怪之根，「細讀」二字內伏釋疑之根。真屬曲折匠心，縱橫如意者矣。

湘靈洗臉，不過閒情閒事，而湖靈之嬌小，任夫人之老成；湘靈之心開，任夫人之著急；真情活現。且因任夫人之著急，而湘靈病勢之危益見；因湘靈之心開，而長卿勿藥之言益驗。細意揩擦，致任夫人忍出一身冷汗，已預採選之根。否則，大病初癒，安能乘轎遠行，結親拜堂，受如許勞頓耶？《左傳》、《史記》凡綴一閒情閒事，俱與正文注射搖曳，惟此書獨得其秘。